导　言

中华民族是个爱美如生命，视美为生活真谛的民族，是个最富于美的感悟力、创造力的民族。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创造了无比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积淀了独树一帜的审美文化、文学艺术。它孕育了美育，滋润着美育，赋予了美育以丰富多采的感性形态和深邃隽永的理性内涵，使中华美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美育发生最早、美育思想最完备、美育实践最发达的民族之一。同时，中华美育千万年的实践和前后相继的理论建树，又为中华文化尤其是审美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为中国人由自然的人、物质的人变为社会的人、审美的人提供了实践的前提和文化一心理的条件。

但是，我国学界对中华美育传统和美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近年来，研究中国美学史、艺术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教育史的著作层出不穷，卷帙浩繁，唯独中华美育史的系统研究却刚刚开始，至于中华美育志，则更是暂付阙如。本书的宗旨是通过回溯、反思、探讨中华美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民族特色，继承和发展中华美育的优良传统，以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华美育根于何处？源于何时？这是我们撰写本书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在已面世的中国美学史、教育史、文化史、艺术史著作中，一般多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中华美育的开端，或以孔子美育思想为其起始。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可据。但是我们不由要追问：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美育思想何以突然产生？孔子初具系统的美育思想又怎能在空白的沙滩上突然耸起高楼？没有长期的审美实践、美育实践的经验积累又何来成系统的美育思想和理论？理论总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成系统的理论总是散见的、零碎的思想、观点的集沙成塔。同时，作为人类审美实践经验的凝聚和人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美育不可能只有一个源头，美育理论也不可能成于一人一时。它具有多源性，是众多因素长期孕育、综合作用的结果。根据我们对史前文化的考察，发现远在旧石器时代末和新石器时代（约一万八千年至六千年前），随着原始审美意识，原始艺术，原始宗教、图腾活动和原始教育的发生、发展，原始的同生产、生活实践以及实用需要相结合的美育实践以及物化于原始艺术中的原始美育思想便已萌生胚胎 远在孔子之前的尧舜时代，随着‘ 典乐 ’和‘ 敬敷五教 ’的发生，即已开始出现了美育思想的萌芽。后来经过夏、商、西周的长期酝酿、发育，才为春秋战国时期美育思想的初步系统化和美育实践的开始自觉化作了前期的准备。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美育实践和孔子前后诸子的美育思想都不是源而是流，是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中华美育实践的源头应提前追溯到六千年至一万五千年前，中华美育理论的源头应提前追溯到二千七百年至四千年前，同世界上美育发源最早的古希腊、古埃及等大致同时。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可以说，中华美育是世界上发生最早，历史最悠久的美育体系之一。

中华美育发生以后，它是循着怎样的历史轨迹运行、发展的？这是我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美育作为一种文化历史现象，它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础之上，并在总体上随之发展而发展，

这是美育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但是中华美育的发展又有其特殊的规律,形成其特殊的历史轨迹。

首先,中华美育既同政治、伦理紧密联系,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常同政治若即若离。中国长期处于宗法社会，形成了伦理一政治型文化，也培育了以“礼乐之教”为核心的具有浓郁政治、伦理色彩的美育。一方面，国家政权通过其政治体制和官方教育直接制导着美育，建构了充分体现其政治、伦理观的官学美育；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使私学美育和民间美育也不同程度地贯穿了政治、伦理的内涵。但是由于数千年来经常发生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导致官学美育时兴时衰，为私学美育和民间自娱自律的美育提供了发展的机会。这种美育虽有鲜明的伦理性，但同政治则相对疏离，较强调的是美育的怡情悦性的功能，并非始终成为政治的简单工具，而是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参与下赋予了中华美育以全民性、多层次性和多内涵、多功能的特征。一般说来，每当国家政权在思想上强制推行“大一统”,在教育领域强制推行其政治路线,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法为教”,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之际强化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国民党强制推行法西斯专制主义文化，官方美育往往相对沉寂,内容单一,私学美育、民间美育也受到种种限制;而当政治控制和思想钳制相对弱化,无暇顾及教育、美育,或政治较为开明,或新兴政治力量上升，思想较为活跃的时期，如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盛唐时期,以及近现代社会,美育尤其是私学美育、民间美育则较为活跃，乃至蓬勃发展，并且强化了美育自身的特殊功能。所以统观中华美育，它既受政治、伦理的制导，并随着政治的变迁而时兴时衰，呈现出时高时低、波澜起伏的发展态势，但在各个时期并未始终成为政治的附庸。同时，中国从未像西方那样出现过政教一体化的局面，各种宗教虽在各自领域内实施了美育，强化了美育的伦理性、神秘化，但从未占居中华美育的主导地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政治对美育的控制，从而为中华美育的多元化和中华艺术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其次，中华美育既在总体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又与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而同文化、思想的发展则基本取同一步调。中国长期处于半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直接制约了美育发展的进程。但是每当社会结构、文化思想发生剧变时，美育思想和美育实践也随之发生巨大变革，使数千年来的美育发展常具阵发性和曲折性,基本呈现为‘龙头、蛇身、凤尾’的发展态势。在春秋战国时期,经济虽然落后,但由于那时正处于社会形态的转型期,文化高涨，诸子蜂起，各家各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美育思想并付诸实践，出现了美育的繁荣期,成为中华美育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此为‘龙头’。秦汉以后至明清二千余年间，虽然经济发展了，文学艺术和教育事业也曾出现过一个又一个繁荣期，为美育实践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的物质的基础，在美育理论上也曾有所建树，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唐宋时期在若干具体问题上还曾有所突破，但在基本框架上却大致引伸和演绎先秦诸子的美育观，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是为蜿蜒曲折的‘蛇身’。到了近现代,由于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和文化思想都发生了剧变，使中华美育思想、美育实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并在中华美育史上出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是为高潮突起的‘凤尾’。所以统观中华美育的历史发展进程，它虽在总体上受经济发展的制约，但其发展同经济发展并不是同步、平行、平衡的,而是交叉的,具有不平衡性的,也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时起时伏的,但同文化思想的发展却形影相随，交互作用，同步发展，这是被美育的精神文化性质、意识形态性质所决定的。

我们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中华美育的性质、内涵。中华古代原无‘美育’一词,亦无‘审美教育’、‘美的教育’、‘美感教育’等概念，但它们已涵盖在中国所固有的‘诗教’、‘乐教’、‘礼乐之教’、‘善教’

和“美善相乐”“乐山乐水”“与天地和”“自然畅神”等美育范畴以及关于美育功能、途径、方法的各种界说之中，形成了中华美育所特有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色。到了近现代“美育”或“审美教育”概念从西方传入并付诸自觉实施后，中华美育更在中外文化交汇中丰富了它的内涵，成为“心育”“情育”“人格教育”和“育人”“美化人性”“美化人生”“美化社会”的基本途径、基本环节。从此确立了美育的性质：关于审美和创造美的教育；确立了美育的功能：灌输正确的审美观点，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提高审美、创造美的能力，造就具有高度文化艺术素养和美的创造力的人，并使社会、人生走向和谐、完美。它体现了人类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和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愿望，是人类运用自己在实践中发现、创造的美对人自身所进行的审美、创造美的教育。因此，美育既同德、智、体育相辅相成、相互渗透，又相互独立，相互不可替代。在中国美育史的研究中，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美育只是“礼”教的附庸，并无独立的美育。我们统观中华美育理论和美育实践的历史进程，发现此论与史实相悖。在中国古代，确曾有人（如孔子、宋代理学家等）将美育视为“礼”教的手段“载道”的工具，但是无论是儒家、释家还是道家、法家、墨家，在他们强调美育的政治、伦理功能时，都没有彻底否定美育对于修身养性、怡情悦性、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审美创造美能力和造就“美人”“美的社会以及发展文化艺术的功能，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还进行着多类型、多途径、多形式的美育实践，从而使中华美育始终循着美育的本意而不断地探索和逐渐地充实、完善起来。到了近现代，对于美育的性质、功能、内涵则愈来愈得到首肯和科学的阐释，美育实践也跃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正因为如此，所以本书才有可能循着中华美育所固有的本意，以美育造就“美人”和美的自然、社会为主要线索，来探讨中华美育的性质、特征、功能、方法、途径和发展规律。

我们思考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中华美育的结构。中华美育包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美育思想和美育实践这二个互生互进的方面。学界在中华美育思想的研究中，常就一个个美育思想家和主要美育著作加以评说，尤其侧重对儒、道美育思想的探讨，而对墨、法、释家美育观则较少涉猎或持否定态度。我们认为中华美育思想史并非一个个美育思想家、美育著作的累加史，亦非仅是儒、道二家的斗争史、互补史，而是全中华美育思想的演进史。在中国古代，儒、道美育思想无疑占居重要的地位，但墨、法、释等诸家美育观也发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学派之间的关系及其演进并非“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关系，亦非“立一破一再立”或“正、反、合”关系，而是先后发生、交叉发展，既相互分立、争鸣、争雄，又相互汇合、渗透、互补、互进的关系，而在各学派内部也在不断补充、修正、发展，从而构成了中华古代美育思想的多元组合的动态的复合结构。到了近现代，随着西方民主主义美育思想的输入和马克思主义美育思想的传播，使中华美育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并在更高层次上构成了新的多元组合的动态的复合结构。研究中华古今美育思想的这种多元复合结构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中华美育思想的发展规律和民族特色，显然是中华美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本书既对古代各家各派的美育观进行了分别记叙和重新评价，探讨了它们相互对立和相互汇合、补充的关系，又探讨了近现代美育思想对传统的继承、革新和发展，以期梳理出中华美育思想历史演进的脉络。

中华美育志是美育思想志和美育实践志的二维复合体。在以往的中国美育史研究中，一般都侧重探讨美育思想的发展，而对古今美育实践则鲜有人问津。实际上美育既是一种渗透着哲学、美学、文艺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思想、观念活动，更是一种贯穿着审美、创造美活动和教育教学活动的实践行为，并且还体现为特定的美育制度、组织实施和一系列相应的途径、领域、方法、手段。中华文明是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所构

成的三维结构，中华美育是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为主导，制度文明为保证的美育。据文物考古和文献记载，我国在新旧石器时代之交便开始出现原始美育实践的胚胎，虞舜时期便开始出现美育制度的萌芽。当美育发生后，还逐渐衍生出学校美育、家庭美育、社会美育等美育组织实施和美育途径；分化出艺术美育、自然美育、社会美育等美育领域、方法、手段；而在美育内容上则包含着心灵美育、语言美育、行为美育、仪态美育、环境美育等，其中无不贯穿着伦理观、价值观、社会历史观、人生观、审美观、艺术观、自然观的教育。到近现代，这些美育制度、途径、方法更进一步完善化、科学化和逐步趋于现代化，从而使中华古今美育的内部机制也构成了一种多因素、多维度、全方位的动态的复合结构系统。因此本书专设了有关章、节记叙中华美育制度、组织实施、途径、方法的历史演进过程，以期使本书成为中华美育实践志与中华美育思想志相互交织、交相辉映的通志。

我们思考的第五个问题是本书体例。本书是“志”书，我们力求遵循“志”书的体例，建构本书的逻辑结构。一，关于史料来源。我们认为研究美育志不能仅限于摘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也不能仅着眼于某些思想家直接阐述美育的言论，还应从非文字的古文物中发掘美育的历史痕迹，从人们对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审美观照、审美评价中开掘其美育思想、美育实践。因为它们既是美育思想、美育实践的物态化积淀物，又是在客观上对人实施美育的重要依据。二，关于研究方法。我们认为应将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直叙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结合起来，坚持从史实出发和论从史出的原则，既考察历代美育思想、范畴的本意和阐明美育实践的原貌，又以各种美育人物、命题、范畴、制度为点，以美育的承传、变革为线，探讨美育发展的历史轨迹；既重在阐明各种美育思想、途径、方法，又作前后比较、中外比较、各家各派的比较，以揭示美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民族特征。三，关于“述”与“作”。我们不主张“述而不作”，但坚持“作”在“述”中，

根据我们的理解选择史料，编排史料，记叙史实，在记叙中渗透我们的态度、观点，并作简要的评述。四，关于本书结构。根据中华美育“龙头、蛇身、凤尾”的发展态势，本书记叙重点置于“龙头”“凤尾”两头。由于中华美育在建国后有了蓬勃发展，所以本书时间断限于建国以后。对于从秦汉到明清这一漫长的“蛇身”则在第四章侧重记叙美育思想的局部性发展和美育实践、美育制度、途径、方法的逐步完善化，而不是编织中华美育的编年史、朝代史和各家各派的学说史。在记叙方法上力求贯彻“横排竖写”的原则，大致分为古代与近现代前后两部分，在每部分中则按历史顺序分为若干章节，而在每章节中又列出若干专题，并根据其历史发展先后加以记叙，以期较清晰地展示中华美育历史发展的轨迹和特征。

本书共六章，“导言”和第一至第四章由邱明正执笔，第五、第六章主要由于文杰执笔，邱明正撰写少部分。邱明正负责全书筹划和统稿。在撰稿过程中，我们深感编撰中华美育志是一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工作，又是一项无前例可鉴的十分艰巨的任务。为弘扬中华文化，我们虽全力以赴，但由于史料浩繁，头绪繁多，错综复杂，而在美育实践、美育制度方面却又资料奇缺，加上我们都不熟稔“志”书的写作，所以缺漏乃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本典和《中华文化通志》的同仁和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曾得到中华美学学会副主席蒋孔阳教授的悉心指导，得到本典主编孙长江教授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热情帮助，还得到我们所在单位的关怀，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第一章　中华古代美育的开端

中华古代原无“美育”一词，但从原始时期便开始孕育了美育的胚胎。西周以后逐步形成了与“美育”相近、相通的概念、范畴——“乐教”、“诗教”、“礼乐之教”等，并逐步理论化。中华民族在上万年的美育实践和五千年的文化演进中，积累了丰富的美育经验，建构了日趋系统化的美育理论和相对完备的美育制度，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美育发生最早，美育思想最发达的国家、民族之一。

第一节　中华古代美育的起源

一、美育的起源与审美意识的发生

（一）“圣王制礼乐”说与美育多源性

对于中华美育的起源，古代曾有“圣王制礼乐”说。如荀子认为人情好声色之乐，“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荀子·乐论》）。后人多演绎此说，“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记·乐记》）。《吕氏春秋》也有黄帝“令伶伦作为律”成《咸池》之乐，尝“命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黑作为声歌《九招》”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这是古代十分流行的“圣人造世教民”说在美育发生论上的体现。此说仅从目的论上揭示了圣君贤哲实施礼乐之教的动机和自觉的美育践履，却非美育的原初起源。

近人有以虞舜命夔“典乐”,西周君主倡“六艺”之教,孔子重“诗教”“乐教”等为例,以为中华美育起源于五帝时代或春秋战国时期。这实际上是将美育的自觉化、制度化视为美育的最早发源，并且仍以圣君贤哲作为美育的原初创造者。美育作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活动，绝非圣君贤哲个人所为，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它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人类从原始时代便开始了的经过群体的共同创造才逐步积聚起来的。人们既难以确定其某个具体的创造者，也难以厘定其发生的确切年月，而只能根据发掘的史前资料和对人类精神活动、审美活动规律的考察，对美育发生的时代、动因作出相对合理的假说。

近人对美育的起源还多持“劳动”说,以为人类生产劳动实践、生活实践是主体对象化的活动,是“人猿揖别”的前提,也是史前人类审美活动、艺术活动和美育活动等一切精神活动的先决条件和最终根源。但是，最终根源并非全部根源，也还不足以揭橥美育的起源。除劳动实践外，美育的发生还有其它复杂的内外动因，它是多元、多源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在动态的多因素、多维度、多层次相互交织的网状结构系统中逐步发生和演进的。

中华美育并非同中华人类的发生而同时同步发生。它是中华人类发展到“新智人”阶段，萌发了原始审美意识和萌芽状态的审美创造力以后的产物。它以原始的艺术创造、艺术审美和艺术教育为主要载体，是原始初民教育活动发生、发展的一部分和随行者，并同原始人的自然观、社会观、宗教意识、图腾观念、巫术活动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考察中华美育的发生，需从下列四个相互联系、

相互渗透的层次展开：(1)史前人类审美意识的发生及其同美育发生的相互影响；(2)史前艺术的发生及其同美育发生的相互作用；(3)史前教育活动的发生及其同美育发生的相济相成；(4)史前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念、图腾意识、巫术活动、神话习俗的发生及其对美育发生的影响。

(二)原始美育与原始审美意识同步发生、发展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一百七十万年至二十万年前）的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那里，仅有未经加工的天然劳动工具石器，显然尚未萌生审美意识。到旧石器时代中期(约五万年前)"智人"时代的大荔人、马坝人、长阳人、许家窑人，虽已使用石片、石碰、削括器等经人工修磨打制的石器、骨器，有了明显的用火痕迹，工具、用具的形状、秩序、光洁等形式感，物化了原始人制造工具的价值意识和创造力，但还仅止于实用，是否已萌生审美意识和形式美感，尚无文物可证。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丁村人、河套人、柳江人、山顶洞人等"新智人"时代，情况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山西峙峪、宁夏水洞沟(约一万八千年前)遗址中，不仅发掘出了石刀、石珠、石[illegible]、骨针和石制铲状器、刮削器等多样化了的工具、用具，而且器具加工趋于均衡、对称、光洁和定型化、规整化。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遗址中，还出现了将小砾石、石珠、兽骨、鱼骨、蚶壳磨孔而后串联的并无实用价值的"装饰品"，在穿孔处还涂以红色赤铁矿粉，加工已相当精致①。这些装饰品和加工精致化了的工具用具的出现，标志着那时原始先民加工自然物已不是仅仅出于实用的需要和单纯获得感官刺激的愉快，而是已经开始萌发了均衡、对称、光洁、色泽、关联性、整体性等合规律的形式美感，已开始创造出同自然相分离的具有特定社会精神内容和文化内涵的物品，并通过创造这些具有审美意义的形式表现

①参见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北京出版社 1958年版，第 41 页。

其创造力和喜悦。这些工具的美化和装饰物的创造是“自然的人化”、“人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意识物化的产物,昭示着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原始人类的朦胧的同实用观相结合的原始审美意识已初孕胚胎，并通过凝聚着原始审美意识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在原始人群中进行非自觉的传播。

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人类原始审美意识和美的创造力又跨前了一大步。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呈灰、红、黑、白色,造型多样,有直口尖底瓶,蒜头细颈壶,大口小底缸、罐等,器壁薄如蛋壳,表面涂色有光,绘有人面、鱼、鸟、蛙、鹿等写实形象和螺纹、网纹、植物纹以及三角、方格、锯齿、宽带等抽象、夸张、变形的几何图纹。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时期、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时期和苏南良渚文化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精致的玉器，有玉璜、玉瑗、玉璧、玉琮、玉坠、玉镯、玉环和玉蝉、玉龙等装饰造型。这些彩陶纹饰和玉器并非为实用需要而制作，而是为审美需要而创造。这些装饰物的出现,不仅表明当时辽河、黄河、长江流域原始人群制作工艺的长足发展，形象思维能力、抽象概括能力和美的创造力的发达程度，而且反映了当时人类审美意识已开始同实用意识逐步分离，人类已开始按照美的规律来赋予创造物以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人像雕塑，甘肃泰安出土的五官匀称、头部四周披发的人头陶器，北首领发掘的眉目须发清晰、比例适宜的彩塑头像、半身人像和西安半坡的人面塑像、浙江河姆渡的人头塑像等，都显示了新石器时期人对自身认识的深化和对自身的审美评价。在辽宁大凌河西岸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放射性碳素测定为公元前 4895±70 年）发掘的陶塑像更具特色。其中大型人物坐像（残块）约有真人一半高，比例合度，姿态逼真，腰束皮索状装饰物衣带。还有二件小型孕妇塑像，残高 5 厘米和 5.8 厘米，裸体、凸腹、肥臀，体态自然、匀称、光滑，是安置于石器祭坛周围

的生育神①。这些塑像显示了原始初民的生殖崇拜意识，同时又是极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塑像，展现了原始初民同原始宗教意识、生殖崇拜相结合的进化了的审美观念。这种审美取向已开始从自然客体转向主体自身，这是人类初期审美意识的进一步升华。

中华原始人类的审美实践显然要晚于生产、生活实践，审美意识的发生期也晚于实用意识的发生期，但正是原始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才为审美意识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和精神条件。当旧石器时代末和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在创造趋于定型化、规整化的工具、用具和创造出逐步同实用相分离的装饰物、艺术品时，这种实践结构和具有审美价值的产品结构便逐步内化于人的心理，凝聚为原始的审美意识，积淀为原初的审美心理结构，使原始人群对具有审美特性的创造物产生了同实用价值感、形式感、生理快感相融和的审美愉悦感、自由感和初步的审美创造美的能力。审美意识的发生是美育发生的心理前提和实施美育的精神条件。当原始初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朦胧地感受到了美，不自觉地创造了美，这种美便成了物化形态的客观存在，便成了人的审美对象；当原始初民在观照这些美的创造物，在群体生产、生活中相互交流审美的感受,传授审美、创造美的经验，并且外化为语言、动作和创造美的行为时，便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感性形态的审美教育，于是胚胎状态的美育便在不自觉中逐步发生了。

二、原始美育与原始艺术

（一）原始美育与原始艺术同源同生

原始审美意识的发生是原始艺术发生的心理条件，而原始

①《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 年第 11 期，第 1—11 页。

艺术和艺术审美又内化并强化了原始审美意识，并为原始美育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物化的形态和最主要的手段。三者既同源同生，又同步发展。

关于中华艺术的发生，在先秦时期即已有多种论述。主要有：(1)起于“太一”,即源于万物本原的“道”:“音乐之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吕氏春秋·大乐》)。(2)起于象物，仿效自然:“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左传·宣公三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为歌”(《吕氏春秋·古乐》)。(3)起于生产、养生。“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邪阙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吕氏春秋·古乐》)。(4)起于圣王制作:“王者功成作乐”,“故圣人作乐以应天”(《礼记·乐记》)。(5)起于仁义:“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孟子·离娄上》)。(6)起于言志。“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虞书·舜典》)。(7)起于心物感应:“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礼记·乐记》)。此后还有起于“心”:“情”:“性灵”等多种解说。诸说分别从宇宙本原、心物关系和艺术实用功能、伦理教化功能等方面猜测性地探讨艺术发生的根由，但均未科学揭示艺术的起源，更未揭示艺术发生同美育发生的本质联系。

艺术发生和审美意识以及美育的发生一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史前遗址中，人们已知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尚未形成审美意识，亦未产生艺术和美育。到旧石器时代末和新石器时代，由于亿万年的生产劳动锻造了人的发达的大脑和灵活的双手，使人产生了改进生产劳动的需要，宗教礼仪的需要，宣泄、交流情志的需要，审美的需要等物质、精神的需要和审美创造美的能力，才加工修饰了石器、骨器、陶器、玉器等工具、用具，制作了

具有形象性、表情表意性和审美性的装饰物和绘画、雕塑以及歌、乐、舞等原始艺术形式，并赋予这些美的形式以特定的社会内蕴，才形成了非自觉的艺术传播，从而为原始美育的发生提供了形象性、抒情性的手段。

(二)原始美育寓于三位一体的歌、乐、舞

中国原始时代的歌(诗)、乐、舞同源不分家，合称为“乐”，是语言艺术、时间艺术、表演艺术的复合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这是《礼记·乐记》对古“乐”的本性所作的理论概括。

>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吕氏春秋·古乐》)

这是对“乐”的具体描绘。相传葛天氏是远古时代的部落。“操牛尾”是执牛尾、带道具的集体舞蹈；“投足”是有节奏的人体乐器；“歌八阕”是歌咏，所咏之词则是诗。这种歌(诗)、乐、舞合一的“乐”所表现的内容有对天地鬼神、祖先图腾的敬仰，有对帝王功业的颂歌，有对狩猎、谷物丰收的祈祷，还有对自然知识、社会伦理、生产技能的传授。这是氏族公社时期原始初民娱神娱人的集体艺术表演活动，既包含了德、智、体育的内涵，又是原始性的形象化的艺术美育活动。1973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彩陶盆纹饰中舞蹈图案①，则是这种原始歌乐舞的造型写照。陶盆内壁装饰带中绘有三幅同样的舞蹈画面，每幅均画有五个手拉手的女子，头梳发辫，长裙过膝，后襟下端飘着长长尾饰，她们踏着节拍，载歌载舞，像是在祈神，又像是在庆祝丰收，像是在表演，又像是自娱，但不管是哪一种，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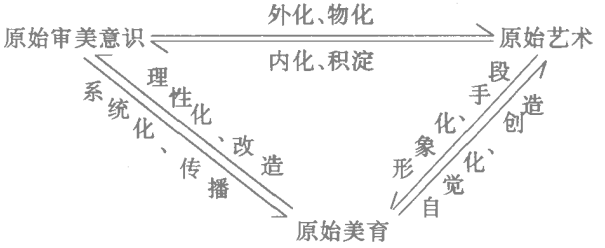
①《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载《文物》1978年第3期。

在以‘乐’娱己娱神,育己育人,是艺术活动、创造美活动与审美活动、美育活动并行不悖的群体性活动。

(三)原始美术、装饰中蕴涵着美育胚胎

中华原始书、画、雕塑也是同源的，最早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末和新石器时代。山顶洞人的石质、骨质穿孔装饰物可谓最早的原始美术。老官台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七八千年的含沙粗陶，已有多种造型，器壁绘有象形的网状绳纹和抽象的红色宽带纹。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装饰在造型、色彩、纹饰上更为丰富。装饰物有石、骨、贝、陶、玉制作的头饰、项饰、发饰、腕饰 彩陶有拟形器、抽象图形器、器外附饰，有单象器和人与动物形象糅合的复合器；纹饰有单象纹和复合纹,如人首蛇身壶,人面鱼纹等。在西安半坡彩陶纹饰中,既有象形的鱼纹、鸟纹、蛙纹等描摹自然的图画，又有将客体自然属性加以省略、淡化、变形的象形与抽象相混合的纹饰,如指甲纹、波折纹等,还有大量高度抽象化了的弧状纹、三角纹、平行线纹等几何图案。在浙江河姆渡出土的玉坠、玉璧、玉环、玉镯和大汶口出土的 19 件象牙装饰品,嵌松绿石珠的骨雕等,更是精雕细琢,透剔玲珑。这些美术作品标志着人类思维已开始由知觉表象的形象思维逐步向抽象思维发展；艺术创作上已由再现到表现，由象形到符号化，由摹仿物象的写实作风向抽象几何图案装饰作风的逐步演进；也标志着艺术审美已逐步同实用相分离,日益适应着人们写意、表情、审美的需要。当这些艺术品一旦进入原始人的生产、生活领域，又成了人的认识对象、审美对象，它便以其表情表意性的内涵和美的形式对人进行美的熏陶，而这些艺术品的制作、传播、使用和鉴赏的过程，也就成了原始人实施美育的自发过程。

可见，中华原始美育是随着原始审美意识和原始艺术同时发生的，它们的关系是交互作用、互生互进的关系。这种关系可概括为下列图式：



即：原始审美意识外化为艺术创造行为，物态化为原始艺术品，而对艺术品的审美鉴赏又内化为原始人的审美意识，积淀为审美心理结构 原始审美意识的积累、系统化和传播，导致了原始美育的发生，而原始美育又以其日趋理性化的内容充实、改组了原始审美意识及其结构；原始艺术品以其积淀着理智、情感的形象赋予原始美育以特定的内容，为美育提供了形象化的手段，而原始美育的展开又使艺术活动趋于自觉化、理性化，推动了原始艺术的创造。这三者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构成了原始精神活动独特的灿烂图景。

三、原始美育与原始宗教、原始教育

(一)原始宗教、图腾、巫术活动中的美育内涵

据考古发现，中华古代原始宗教意识、宗教活动约起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但那时尚未形成同宗教活动相结合的审美活动。到旧石器时代末和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的自然崇拜、鬼神信仰、祖先敬仰、图腾意识、巫术观念日益浓烈，原始宗教活动日益频繁，并开始同原始艺术活动相结合，“歌之舞之以尽神”(《周易·系辞》)，溶入了原始人的审美意识，逐步成为原始美育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山顶洞遗址中，人们发现有随葬的赭石和骨坠、石珠、钻空兽齿等装饰物，并以红色赤铁矿粉撒于尸身。在龙山文化遗址还发现有象征祖先崇拜的“陶且(祖)”塑像，既反映了原始人“灵魂不灭”的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